

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五輯  
沈雲龍主編

# 清議報全編

新民主輯

第五集：外論彙譯（通論）  
第二十卷至第二十一卷 第六集：紀事（戊戌政變紀事本末、已亥建儲紀事本末、  
、猛省錄、雜事附存）

## 文海出版社

有限公司  
印行

#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

第五集下

外論彙譯四

通論

究論黃種將來之移植

臺灣日日新聞

桀亡于湯。而淳維入匈奴。秦亡于楚。而弓月入日本。使黃種不幸被逼迫。則遁逃伏竄者。何地之依。清國薛福誠氏曰。澳洲之域。今華人之居者。戶口數十萬。他日移種。必王于斯土。夫南洋羣島。與清國傅近。若肘腋。輪艦所抵。或味爽而發。見星而達。任力役于是者。以兆計。薛氏皆無取。顧獨有取于大險之澳洲者何也。豈不曰赤道之下。其氣暍暑。其地輕脆。其人啗。處沃土而與不材之民居者。必不可以爲善國。惟澳洲則見南極之出地。同爲溫帶。天氣發斂。與北緯不異。故意移植者之必在于是也。曰。苟如是。則猶西班牙之分國于巴西。今西日瘠弱。而巴西乃與美利加大。是其比類也。則猶大鵬之生於桃蟲也。雖然。薛氏不取于三隅。而獨取于南服者。則以爲避俄而已矣。然則祕魯墨西哥諸國。其在西半球。亦居南部。而爲屏蔽。其政令條教。盖咩嗙無可觀者。安知黃種移植之不在于彼也。今大地之言曰。白人必勝黃。若祕墨諸國者。其法令未立。其巫蟲禁祝之風未去。與紅人襍糅而成其汚俗。非直絀于齊州。亦不逮阿富汗矣。雖然。觀于草昧。則歐亞二洲。近不過六千年。而祕魯乃有五

清議報全編卷二十

第五集外論彙譯通論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 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 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商家 本本书店  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  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[www.docs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sriver.com)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 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 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萬年之文物。然則賢劫之初啓。于吾東半球方爲羸蛤海苔之世。而彼乃先進而爲文明也。且夫文明則必有復故之日矣。今其浸微浸昧。而相聚以入幽谷者。白人弗能化也。密雲不雨。濁河不澄。變祕墨之風。而反之泰清者。又安知其不在黃人之移植者也。難者曰。天下有遁逃伏竄。而能撫有他人之國者乎。曰。含血之倫。必有精銳之氣。精銳之氣。蟄伏于胸中。若水之有隱熱。非淬之厲之磨之礪之。則不足以發。故自古常有亡國敗家。而其人材什倍于平世者。飛廉之遁逃。伏竄于霍太山。而小戎之詩。繼之以作。其子孫遂足以覆六雄。帖木兒之遁逃。伏竄于撒馬爾罕。而能北入俄羅斯。南屠印度。西滅土耳其。殷之遺孽。元之遺裔。其驍健足以有爲也如此。而況上哲哉。是故黃種之移植。其或在澳洲。與或在祕魯。墨西哥。未可知也。其遺植之必在于南部。則既可知也。天地之道。日中而還。月盈而昃。田鼠之上騰。或爲飛鴛。積灰廢炭之在原野。或足以生蠅蚋。盛衰文野之限。固無有一成而不可變者。是故聖人盡其陽節。守其陰節。順民之所爲。而降命于山川。以殺大地。

### 擴張國勢及列強協商論

英國慕阿庫斯著

先是現世紀中。歐洲大陸。一時小康。如英吉利。昇平無事。學士相與講求公理。而貌洗斯他黨。與哥布德黨。斐然並起。專以自由貿易。放棄殖民地。取人之土地。滅人之國。而移其本國之民。以久據之。謂之殖民。猶種殖也。放棄者。不用此策也。爲主義。倡博愛公道之理論。囂囂于英國間。于是萬國平利理論。亦將有行于大陸之勢。故帝國主義。帝國主義者。謂專以擴張土疆。張已之國勢爲主。即梁惠王利吾國之義也。稍爲英邦衆庶所厭忌。至十餘年以來。環球國際。



風雲大變。列邦翻然自省。以進取爲志。又歸嚮于帝國主義。凡大有爲之邦國莫不爲此帝國主義所誘導。此帝國主義。即鼓動世界之風潮也。十餘年來。流動迸發。逐歲彌強。起自歐洲。越大西洋。波及北美合衆國。破其國相傳對外政策。孤立主義。及華盛頓告別所云。自立不干預他國之訓誡。更擴張木洛教典。豈偶然哉。以此之故。貌洗他斯黨。所謂貿易擴大。在于平和之時。與戰備不並行。與哥布德黨之舊說理論。皆渾然一變。人民無復述此兩黨說者。無他。列國戰備。借以恢復人民之權利。保護人民之利益。爲最善良之上策。猶醫生療病之所必需。蓋環球萬國通商之發達。萬國交通之擴充。宇內繁榮福利之增開。挾其方術。莫不恃戰備之精利。兵力之雄強也。况又開拓地球各地之新市埠。壓逼民族。使永受制。必在戰備乎。現世紀末。以是爲大綱領。人人信奉而實行之。歐洲列強及美國。專力注意於此。伯林、伯德堡、巴黎、華盛頓、倫敦。無日不會議分割弱國之策。稱爲新綱領。新格訓。蓋此新綱領格訓。不但適合歐洲有爲列國之人心。亦實施行之于事業。故千八百七十八年。伯林會議以降。歐洲列強。執海外殖民政策。競致力于商戰。其管理此經濟政策者。則新格訓爲之也。抑吾觀歐洲列國。二十餘年以來。產物饒溢。苦鎖路之渟滯。講求疏通救治之策者。各爭求世界新市場。各向亞細亞。亞非利加兩洲中。曠大未闢之方域。開通歐洲製造物產之新埠。以擴張其通商圈而已。是十餘年以來。歐洲列強。所以熱心競爭于開拓經畧亞非利加。又

次之。以競爭開拓經略亞細亞極東即指中國也

歐洲列強之分割亞非利加洲。俄羅斯之併吞開拓中央亞細亞。數年以來。歐洲列強之經略亞細亞極東。其熱心競爭。猛烈銳敏。數倍於往昔奉上帝命興十字軍之時。其意何在。豈出於上帝之命乎。非也。此乃圖貿易工業二者之新十字軍而已。夫列強僅以十餘年間。分割占領亞非利加洲。使荒漠曠野。毒蛇猛獸所群栖之地。一變而為鐵路縱橫之地。開大陸之新富源。為文明列國人之資用者。是今世紀末。一大變局。而創此事者。則全賴此新十字軍之力也。

夫英法德各強國新十字軍。征略亞非利加洲。得以志遂功成者。由于列強能互相協商。互換其利益也。而自今之後。列強互益協商。其大行于極東大陸指中乎。夫分割極東大陸之利益。欲避前世紀爭奪流血之慘毒。各當自利用其活主義也。何謂活主義。曰汝須生活。亦能使彼同時生活是也。即同約瓜分中國之隱名也蓋利用此活主義。英俄法德列強。將互相協商。各以交換其利益。所謂互益協商。確定其勢力範圍是也。

蓋無欲建設地球大帝國之志。望則已。苟有此志。望必當率其志而行事。徒拘泥目前小利害。謀小苟安。不敢擔任。是小慧手段。而沮撓帝國主義之進步也。願或曰占領。或曰勢力範圍。或曰永借。此三者。其名雖異。而其實則皆滅人之國以自廣耳。

滿洲既歸俄國勢力範圍。廣西廣東若干部。歸法國勢力範圍。山東半部歸德國勢力範圍。揚子江流域兩涯地域。舉歸英國勢力範圍。果然則英國在昨春三月以前。論保全支那帝國策。而今已全變之矣。列強亦執互益協商。經營分取支那大陸利益。蓋不約而同矣。日支那二億之男子。其積年累世之慣習。雖曰薄于愛國之思想感情。文弱而不喜戰爭。雖然。其家族與鄉黨。極能組織。極能開化。至如商業勤勉耐忍。冠于地球列國。蓋其長處也。豈可與彼亞非利加蠻族。同年而語哉。故俄羅斯政府。併吞中央亞細亞。未開化之蠻族部落。使同俄國之俗。尙能相合。若向支那帝國。而亦以此施之。恐不能奏其功也。蓋支那本部已略能開化。以法令治國民。欲使與俄同俗。萬不能行。蓋識者之所信也。然則滿洲雖在俄國勢力範圍。我英國何必猜忌畏怖乎哉。要之。進取的帝國主義。自第十九世紀末。至第二十二紀上半。其間文明列強之本分。萬不可辭之任務也。故分割支那人類歷史當然之變局也。而其事決非可耻也。此即使支那四億生靈。脫從來腐敗之苛政。免抑壓之苦海。得統治于公平正義之政。歐洲以日新理科學術。開發其國天賦之利源。併恢弘擴進其國民利福。是豈非文明本義而何耶。

譯者曰。此英人吐露其分割支那之實情也。昔之以保全支那。扶持支那。愚我政府。愚我士民。而我上下咸受其愚。聽其操縱。左古者數十年。甲午之役。求救不應。始翻然喝破大



夢。然僅以爲無愛我之情。而全國商務。彼居其半。未必從事于分割我也。而不知其與俄德法者。早定協商互益。以擴張其帝國主義。英人立心之險。設計之奇。投機之巧。布謀之毒。至此而乃盡露。其言曰。欲支那四億生靈脫苛政。免苦海。嗚呼。觀于金州旅順大連灣。九龍沂州廣州灣之事。彼白種炮斃我人民無數。淫擄我士女無數。燒毀我村鎮無數。佔據我田宅無數。誣義民爲亂黨。糜大陸爲獵場。隨意剪滅。隨意斬刈。雖古之盜跖。不足以比其殘虐。非洲野蠻之族。不足以例其痞痛。猶自稱曰文明。將誰欺耶。抑謂中國無人。將可盡欺耶。夫列國之欲瓜分中國。而慮其民之難治也。藉滿洲之壓力以制之。滿洲者。自我。皇上外。則皆自壞長城以漢人爲家賊者也。恐有內訌之禍。又借外人鐵血之威。以殄滅之。漢人陷此大地獄。前後皆斷上下隔絕。茫茫無生路。將誰主耶。前崖後虎。其死一也。孰若超崖而敵虎。或有餘生耶。自立乎。自立乎。同胞君子。其先合羣以聯成自立之團體。而後可脫外人之縛。扼乎。不然彼奴隸屈辱于碧眼紅髯兒之下。安有窮期哉。謂予不信。覆誦此文。無待胥溺可也。

### 論外交前途

每日報

近來談外交者。各處加增。有名論似可取。有愚論似不可取。紛紛論議。可見外交論之進步。然其有似名論者。有似愚論者。已不可一概贊成之。又不能一概排斥之。日本帝國外交。奈

之何而可乎。此重大之事。人皆以爲不能明瞭論定之。其實則不難明瞭以論定也。何則。其運用之妙。在當局者伎倆如何耳。局外者雖不能指示其運用。而大要方針。各國殆有公同之法。日本帝國外交方針。何必別求奇妙哉。

何謂各國公同方針。曰保持己國權利利益。有機會則擴張之。是也。而爲之或以積極處置爲要。又或以消極處置爲要。故外交家。伸縮難測。變化靡常。要能保持國家全體權利利益。以擴張之。是各國公同之方針。而我帝國宜採以用之。豈外此猶有可採者乎。

夫如此議論。似甚平庸。聞者必笑以爲不知外事者也。然笑者宜畧爲放察焉。夫世上議論中。多不解此平庸之旨者。曰支那扶掖論。曰支那分割論。曰支那保全論。如此種種。殆不暇更僕數。坐上空談。則扶掖可。分割可。保全亦可。雖然。此等議論。有何所期而然乎。世當有

解其故者。加以欲實行此等議論。不可不用兵力財力。今世上有軍備緊肅議論。有租稅輕減議論。若不動兵。不費財。以口舌議論而得行之。斯可謂妙策矣。奈地球各國。不允此妙策。何故論外交者。非精密論之。恐無益於實踐也。今日當局者。果做何事乎。吾輩與世人共欲知之。夫外交有閑暇時。有繁忙時。其繁忙之時。即有事之日也。宜敏捷活達。以爲悅服國民之處置。固不俟論。其閑暇之時。即無事之日也。宜改革外交官。整理諸制度。備有事之時之計畫。當局者而自信爲天下太平乎。吾輩知天下多事未太平也。有事之日。有處有事之道。

無事之日。有處無事之道。當其局者。一切無爲。而世間議論。多歸空言。外交前途甚可憂也。

### 論地球國種之大勢

太陽報

第一人種時期自蒸氣電氣發明而後。打地球爲一團。於是破各國政治疆界。而人種之區別生焉。是希臘羅馬之舊文明。與十九世紀之新文明。所以殊異之一要點也。數百千年後。世界進步。更當破異種之見。生人類混一之思想。止知同氣相親。無有黃白棕黑之分也。然而今日者。人種競爭之時代也。故東西之論政治者。亦莫不持斯主義。以爲標準焉。如知此旨。則考察一切複雜事件。皆可得其真相而不誤矣。

第二英美關係。距今百餘年。美人發奮脫英之羈絆。建獨立政府。自是英美之間。猜忌競爭。日益以甚。其獨立之初。法人援之。於是法美相依。大對英矣。美之商務日進。工業漸盛也。英則認爲商界一大勁敵。因疾視之。其爭搜索中立船隻之權。全開戰役。英領加拿大與合國爭議不絕。當南北花旗戰爭之時。英人多在袒南部之叛民。北部政府不勝憤怨。因鴉拉巴馬船之事。幾釀戰禍。其得免者幸而已矣。英美三國百年間之歷史。疾視猜忌之歷史也。雖然。猶有溫情一縷。存於其間。以得滅猜忌之心者。此情日益增長。至于近日。猜忌之心殆絕。而英美同盟之政論。遂見諸實事焉。大西洋電線之架設也。倫敦與華盛頓之間。其最初通報之言。即平和兄弟之義。是非空言。今皆實驗矣。此其故何哉。電氣蒸氣之交通者。猶不

過外力之助耳。其本原則有一絕大勢力。積時愈顯。而以有今日也。此勢力非他。即人種之同是也。

第三種教關係。人種不同。性情因之異焉。焦通種族之執拗。拉丁種族之輕浮。是其所短。而豪壯堅忍者。焦通之所優。活潑明敏者。拉丁之所長也。夫有教無類。宗教者不以種族分疆界。凡屬人類。莫不一視同仁。故以理言之。則宗教者破種族之界。而變化其氣質者也。乃驗之既往。却有以人種定教宗歸向之狀焉。試觀加特力教者。行于拉丁民族之國。普魯的士湯教者。行于焦通民族之國。由是觀之。人種性情之勢力。雖在教宗亦爲所支配焉。然則世界之事。凡由性情出者。豈得不爲人種所支配哉。

第四人種之小別大別。如拉丁焦通者。人種之小別也。而猶有黨同伐異之狀。則於其大別者。偏情更大。無足怪也。是西洋諸國之對東洋。所以往往出人意料外也。而實則意中之事耳。世人注目政治外觀。而於人種根柢之處。漫不留意。此其所以怪訝之也。

第五英俄德法。英俄互相疾視。五十餘年矣。兩雄不並立。勢所使然。一霸于海。一雄于陸。其於東洋也。一窺南。一瞰北。或爲恐嚇。或爲隱謀。秘策競。勢力以欲馳聘中原。使旁觀者大爲寒心。不知其何時而必有決裂也。其他德云。法云。以爲其在泰西兩虎相鬥。勢如水火。則其在東洋之經營。必爲牽動矣。豈知其於實事全反之哉。方日本之有事於清國也。歐人

驚駭猜疑。出而爲三國之干涉。俄德相善。世人固知之。而德法相合共事。則大出吾人意外者也。近日有英俄協商之報。是亦世人所最駭異者也。蓋在歐洲之爭。爲利害不同而起。至其在東洋。則三國之利害一也。又何怪三國之聯合。又何怪英露之協商哉。此非獨由利害相同之故而已。其根源仍在於同種族也。曰拉丁族。曰焦通族。曰斯拉坡族。是人種之小別也。曰普魯的士湯。曰加特力。曰葛力忌。是教宗之小別也。英俄德法。是國土之小別也。其於小別圈內。彼等雖爲自主之爭。及其遠出。則立一大別之名稱。曰歐亞。曰基督教國。非基督教國。曰高加索族。曰蒙古族。界限分明。一至於此。則三國聯合。英俄協商。根于其性情然也。本斯主義以爲國際交涉。是吾人所宜深察其微意也。

第六英國及古巴非律賓。西班牙之苦於古巴也。美人號稱義勇兵而往援之者甚多。以扶古巴獨立。其好高義。天下所同情也。餘波遠及于南洋之岸。而遂有非律賓之變亂。島民襲西班牙軍。欲建立島國政府。是非爲古巴島民所欲爲者哉。美人既助古巴。必更助非律賓之自立。使副其所望。是常人之所料也。乃非惟不助。反強伐之。欲使爲美之藩屬。是豈非世人所驚駭。以爲大出意外者哉。雖然。就根源之處而深求其故。則美入之心。以爲非律賓民種者南洋人種。與美民異者也。此其所以薄情也。美人從來奉四海兄弟之語爲宗旨。以不更求關地于美洲以外爲國是者也。今尙如此。夫復何言。想美之有心人。必不與于斯舉。然

政治者往往爲多數俗人所牽動者也。美之出此策也。其必以爲俗人所牽動則其俗情可想見矣。此俗情由於人種異同之感而來者。十居八九。是予所爲以人種論解此問題。第七中國將來處置中國之問題。亦宜根據人種問題爲之解釋也。西人之於中國。爲分取利益而來。然中國民族者。有勢力之人種也。元起漠北。統一中原。尙不能以專斷擅制之力。使中國民族化于蒙古。而反爲中國文明種族所化焉。清廷據有中國二百餘年。滿洲之俗。所被于神州者。不過辮髮一事。文章制度。悉化于中國。強暴如滿洲政府。猶無如四萬萬神。胄何。凡歐洲諸國。欲收攬民心。不以強力壓之。則中國民族。豈能輕視哉。予以爲滿洲政府。雖成偏安之局。而四萬萬之種族。猶得於地球上保持其勢力也。歐西之思想。將與東洋之思想混而爲一。中國民族。將得專制之羈絆。歐洲之學藝。將使中國民族工業大進。其情狀將如沙拉先民族進歐洲之學藝。又將如亞歷山遠征。合希臘印度之文明而爲一也。世人其毋驚于外交政治之外觀哉。外交政治者。顯著其國情者也。國情者。根本于民族之性情者也。人種問題者。非限于國界之區別可知也。我日本民族。其進修智德。努力而爲世界最優之民族哉。

### 大政策與小術數

東京日日新聞

行大政策者。必不要術數。其目的。其手段。須光明磊落。據俯仰無愧之見地。不必瞻前顧



後。苟能如此。乃所謂正直最上之術數也。

一國之外交者。以保全其國之生命與權利爲第一目的。苟遇有可以進取之餘地。務伸張其利益。此目的爲列國之所同。苟不至因此而傷損他人之權利利益。則公然主張之。斷然確行之。不可有些毫之踟躕。

亞細亞之大陸。與太平洋之西北濱。正屬我日本之利益圈內。而清韓兩國之條約。於我之利益亦不小。我故此不可主張絕對的利權。當確保之。須收其成果。因此必要之施設。必政府自爲之。自爲之而令人民經營。從而保護幫助之。苟國力既足。不可不急圖其功。程。因此決不必瞻前顧後。亦不要隱密陰秘。我日本政府之外交。曾無出于此規矩外。吾曹之所確信也。如前此二回之日俄協商。實可徵驗我外交之公明手段。將來於此等協商之範圍。處理我日本之權利利益問題。亦公然進。斷然行。不必顧慮回避。無論俄國之於東亞與中國。曾用種種之術數。雖略有成功。然此不過對弱小未開之國而已。至於與列國利害相衝突。遂決非小術數之所能解。試以歷史證之。則如俄人近對韓廷之政策。俄之使臣往往好用術數。至終局不唯無成功。且並亡其實迹。韓雖小弱半開之國。然今在列國競爭。其於二三國間。競爭之體段已成。我日本於韓之商權商利。明爲與國之所認。則我確保之。伸張之。又何憚焉。且對列國亦不必用隱密陰秘之手段。試觀俄之經營東清。彼獲清政府之約諾。與

英國之協商。殆視滿洲如其版圖內。鐵道之敷設。官廨之建築。兵士之駐衛。皆公然經營之。而無忘憚。今我於韓之條約。與協商之條文。款項固不能與比。雖因吾曹不敢如俄之對東清。同一經營。然苟能於屬于我之權利。遂行之。而無一毫逡巡缺憾。即使萬一與國之利害。或有影響相及之疑。然亦可更爲新協商。不然。則唯有直進邁往而已。若夫避公明而依隱秘。陽裝無爲。而陰施措置者。此本非大國之國是。亦我當局之斷信。其不可爲也。抑外交的進取。不可不待國力之指揮。故國力若有不足。則徒用小術。數之陰謀耳。如國力之果足也。則直不必傷損他人之權利利益。唯公然爲之。而啓發東亞之文明。我日本雖小。亦負一部之職任。邦人當宜覺悟。在于不可免之運命也。

### 論新政新學可以存國之理

日本佐藤馬之丞

嗚呼。諾亞洪水。天地之所共也。婆羅門舊俗。全球之所漸也。洪荒闢而有大陸。人事尊而有政學。教術雜蹂。智力衝激。而有新世界。蓋其醞釀胚胎。爭存競長。數千百年於茲矣。古者中國之唐虞三代。泰西之希臘羅馬。治術格致。遙遙對峙。時代亦相距不遠。說者謂同爲印度所波及。或係張皇幽渺之談。雖然。天地氣機之關。則復何間中西也。乃者歐人以希臘古學。日益新之。研深極幾。施之庶物。用冠羣倫。其國於亞東者。惟我日本首崇西法。而啓雄圖。駸駸與列強相犄角。固唱義諸君子之心力居多。抑天之欲新亞東諸國之嚆矢哉。是故孱微

如遷羅高麗。或君主毅然而更化。或黨人激昂而進步。猶欲奮其弱質以迓天庥。而謂茲聲  
明文物之禹域。其智識反遠出暹高下。其誰信之。然吾諦觀中國近來之變局。如燈將息而  
忽明。脉將絕而忽旺者何也。豈天欲亡中國。而先降奇殃歟。毋亦盈虛縮漲之機。積之久  
而發之愈速也。猶憶十餘年前。我國人之旅斯土者。所見士大夫傲惰虛懦。不可嚮邇。罔君  
千仞。嘗發憤言之曰。烟毒與六經毒不去。中土之事無可著手。聞者至舌橋不下。今則變法  
維新之言。喧闐朝野。興亞同文之旨。默契天人。且溫溫與我輩周旋。虛衷延納。而負笈從遊  
於東西學堂者。踵相接。以視罔君遊華時之景象。何如也。嗟乎。去秋政變。風雲倏忽。慘日驚  
心。自非沈溺俗學。甘心鴆毒。幸守舊之便。其私圖者。靡不焦頭爛額。於時機之失。釀罪之危。  
而思出而拯之。然其隱忍至今不聞他變者。則固深諒西太后之保全。聖主會有轉圜。且  
日翹首於執政諸公之彌縫罅隙。知所改圖。以化意氣之私。而進康莊之治也。雖然。彼執政  
者。則豈不以號召陳人。我行我法。為是以據外轄內。沾沾自喜乎哉。故練兵籌餉。日不暇給。  
彈擊盜賊。舉國若狂。真若一保京師。則金甌永固。一鋤新黨。則秕政全除者。嗚呼。其亦弗思  
之甚也。傳曰。外彊中乾。張脈偃興。詩曰。人之云亡。邦國殄瘁。吾見其徒速禍機。而殲國脈已  
矣。今試問力反。皇上新政以來。江海要隘盡失。能復之否。各國礦路。將橫亘於中原。能却  
之否。俄席捲東北。諸省。德強吞山東。英法分割揚子江以南。能禦之否。新集武備。各軍五萬。

有奇。能用之否。然則守舊究有何益。而鯁鯁以爲得計也。或曰。守舊誠不便。然使政學一新。民智大啓。或醉心美法共和之治。或主張國會憲政之益。治絲而棼。弊將到底。曰。君民共治。上下交親。此自有生人之公理。而大易自否之泰之微機。自英立憲政體。自宋度宗時已然。今猶依然君主之治。德奧皆有議會。而君權不替。日本維新以前。大權旁落。自尊王論起。而憲政之體成。今之中國於太平洋。端恃此君民團結之公心。安在民智民權之說行。即張漢麟而拔趙織也。

若夫美法之變爲民主。止以歷劫太甚。激而橫出耳。中國今日而如英德日本之立憲政體。則民方親上。長之不服。豈敢他有異圖。若如法王路易十四。及英待美民之酷虐。而將來之變局未可知矣。況華民即不學無術。頑然塊然。一惟官吏之所爲。吾見印度波蘭之覆轍。即在目前。彼時君若相旁皇歧路。無一堅強之士民。出死力爲之捍衛。是特愚其民而勝他人以奴隸。而以身殉之也。夫與其愚之而勝他人以奴隸。曷若智之爲勸王敬儉之資乎。昔者德人攻法。入其國都。滅之易易耳。乃畏其民終不爲已用。委而去之。是故西人之覆人國者。必其政學兩亡而滅之。即政圯矣。而學強。猶足倚爲後圖。是故爲人上者。首當勘破此層。則國民智力。猶有爲君相驅策之時。否則權力之衰。與所謂八股小楷考據詞章之學。誠未見其可以植民而存國也。其尤迂謬者。三孔之儒。嚶嚶然以名教綱常爲力闢新學之具。試

思國與民且累然塞抑盡矣。彼名教綱常將復何所附麗哉。是故新其政學。則名教綱常猶有所傳而存。不新其政學。則名教綱常直畫餅不可充饑而已。今人于此冠章甫。服縫掖。口堯舜。斥功利。甲冑其忠信。干櫓其仁義。然而新莽時有巨毋霸者。長一丈。駕專車。倉卒昆陽。不能一戰。而況甲冑干櫓之虛而無薄者哉。山精水怪。衣生人之衣服。將遂行客而吸其精血。行客反而攻之。則髑髏朽質一掬耳。東西人嘗謂華人好大言而無實際。豎子易與耳。故視中國四萬萬人如無一人。可恥孰甚。可憂孰甚。是故新其政學。則民智國存。否則民愚國亡。驗之泰西。既如彼。考之亞洲。又如此。有牧民之責者。宜何居焉。然吾熟察今日情形。不日而必新其政學者。其機有五。大地文明新機勃勃。必不容中國以守舊終。一中國民種最良。漸知外事。必蹶然而奮興。二太后軫念時艱。必熟察皇上之苦衷。而咸興維新。三執政諸公。迭經外侮。儼無私意介其中。必不因去秋之偶騰異說。因噎而廢食。四中國果有新機。其不利中國之亡者。必出而相助。有此五機。則數千年之古國。數百兆之生靈。或者不與印度埃及墨西哥同見役於強鄰也歟。海外新民。不禁長嘯累晷而俟之。

記者曰。觀佐藤君此論。于我國情洞若觀火。如良醫言症。語語皆中病源。雖我國士夫號稱達政者。中簡傳之。不能如是之透快。毋亦當局者迷。旁觀者審耶。余抑謂不然。今夫共和立憲等國文明國也。主開通而不主抑塞。其現行之政術。固以萬機決于公論。而

其開通之原點。尤在出版自由。言論自由。故苟關於全國之利害得失。縱全國之人。上下而論議之。然後興革得宜。保全始固。正無慮外人之窺伺。而故爲諱飾也。中國自甲午敗後。海上各新聞記者。懲於外侮。痛心國讐。稍稍將國中受病致敗之由。形諸報牘。以冀夫在位者之一悟。其實於我國弱亡之根源。萬未睹其一也。而世之耆儒。即來處士橫議之譏。又指云。失守庶人不議之訓。嗚呼。滅身不悟。寧非諱疾忌醫之過歟。泊乎戊戌八月政變後。各新聞家悲聖政之摧絕。憐國民之無依。寧受僞政府斯文敗類之徽號。而猶公託義聲。訟彼奸黨。竊國殃民之罪狀。我國民之精神。其庶幾稍加振厲矣乎。其尤愚頑者。又將懼外人自是深觀我國情。益易行其併吞之術。則何不讀佐藤君之理論。而深悟外人觀國之審。原不待告之。而始有以知其微也。

### 論圖書館爲開進文化一大機關

太陽報

夫學校爲開文化之原。雖三尺童子。猶能知之。學制自小學、中學、師範學、至專門學、大學。其數已備。其費亦鉅。然地球文明之邦。其悉心於學校規則。蓋盛矣。唯怪世人知學校有益。而未知別有開進文化之大機關也。蓋非不知有之。或輕視不顧也。然則何謂學校之外開進文化一大機關乎。曰無他。唯廣設公共圖書館可耳。館內貯藏內外各種圖書。以供公衆閱覽。故可冠公共二字以開之也。日本客歲中。查圖書館總數。合官設公設私設。僅三十一所。



除一帝國圖書館外。未有別公共圖書館。余不得不憮然也。人若不冀文化開進。則並學校或可廢之。誠欲文化日新。則舍圖書館。無以致大效。世之以教育家自居者。絕少措意於是。我輩不能不思自任也。昔有某君嘗經營圖書館事業。朋輩多訾其失職。後有故從事學校教育。皆以爲得職。據其言以攷之。此人既營建學校而有功。是非無創立圖書館之才也。故其語於人曰。予感知己之言。而事誠有不忍言者。蓋其友多皆關繫教育之人也。

歐美諸邦。極重圖書館。不俟辯言。又歐美圖書館之多。不復論列。今而欲陳圖書館之實益。或亦嗤爲蛇足。况我日本今日。圖書館現狀如彼。志於教育者。思想如此。論之似無益也。雖然予猶不忍舍而勿道也。唯欲使世人知圖書館可與學校相輔而行。且欲廣爲推布耳。

第一之利。圖書館使現在學校受教育之青年學子。得補助其智識之利也。蓋學校教育功課雖完備。然有圖書館。而學生於課餘之暇。離其羈束。得流覽研究教課以外之書。則見聞日廣。此圖書館在學校外。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一也。

第二之利。圖書館使凡青年志士。有不受學校教育者。得知識之利也。又學校既卒業生。及在校中途罷業之學生。苟欲增其智識。則以出入圖書館爲便。若日本今日時勢。不能擁護此青年輩則已。若有餘裕。而廣開圖書館。此策之最得者也。且不獨利於士。雖商工童僕。苟有餘暇。其智識亦從此而生。又安得無大效益乎。此圖書館在學校外。所爲開進文化大

機關者一也。

第三之利 圖書館儲藏宏富。學者欲查故事。得備參攷之利也。又人各就其職業。深得其書而欲研究之也。醫士依是可得約治療新法。商賈依此可得曉廣告便法。業工農者亦可大曉其器械及用力法也。又著述家得諸種參攷知識。得確立其說。此圖書館在學校外。爲開進文化之大機關者三也。

第四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者。隨意研究事物之利也。學校原有規律。學科、學期、時間、年齡。各有限。又別男女。圖書館則不用此等規律也。故無論誰人。苟欲閱覽圖書者。自可隨意閱覽。且可隨意研究事物也。此圖書館在學校外。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四也。

第五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者。於頃刻間。得查數事物之利也。諺云。光陰金也。圖書館出入。一任閱者自便。故迫於有要事時。可去而營幹之。越時又得諸種事利。學校教育非所企及也。此圖書館在學校外。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五也。

第六之利 圖書館凡使人皆得用貴重圖書之利也。至圖書館收還閱覽費與否。隨各館創立章程如何。然雖徵收小費。而閱者出些少之貲。得閱貴重圖書。其實不可拚也。尋常讀書社會。常恨乏力。難以購備圖書。渴望之。如大旱望雲霓。若有圖書館。則窮措大。貧書生。無此缺望。然此輩或尙有不冀此舉之大成者。可謂自暴自棄。抑亦文明罪人也。此圖書館在

學校外。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六也。

第七之利 圖書館有使閱覽圖書者得速知地球各國近況之利也。今日世界文明日進。吾不能安於固陋自同。非底痴蛙固矣。雖有時爲百般職業所驅使。然不悉知地球近況。以與諸文明國相競長。必爲所敗。又圖書館廣藏文明世界新刊圖書。及新報諸雜誌類。使出入此舖者。不敢作劣敗污名之事。豈不美哉。是圖書館在學校外。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七也。

第八之利 圖書館有不知不覺便養成人才之利也。常觀出入圖書館者。無端而勤奮讀書之志油然而生。以養成智識。此非如在校依教師訓導以養成之也。殆如桃李無言而自芳耳。蓋學者每入圖書館。固欲研究諸事物也。乃左右前後悉皆研究物。百城坐擁。我何得不生勤勉之意乎。不獨此也。事物愈研究愈精細。意見愈卓絕。才器愈宏大可知也。其爲利豈不大哉。此圖書館在學校外。所爲開進文化大機關者八也。

其餘之利。固不止此。不暇枚舉。讀者幸思之。

圖書館之效益。如前所陳。則與學校教育並立而不悖。可知也。然今考日本圖書館。尙不及予曩日所言。徒志於教育者之言。亦非吾所好。雖世人未知利用圖書館。以研知識。亦不足怪。然將有視吾言爲蛇足者矣。不知以一方面觀之。或以此言屬蛇足。自他方面觀之。知非

蛇足也。因陳其所感耳。予不復多言。只曰圖書館擴張。不可不贊助也。圖書館新設。不可不獎勵也。願司教育行政者。贊教育事業者。各用力以謀之。予豈不努力附驥乎。

### 男女交際論

日本福澤諭吉

西洋之文明。既東漸於我日本。國人漸知交際之重。常結會聯社以相懇親聚集。於是交際之風日盛。美則美矣。然未至也。夫世之所謂交際者。不過僅行於男子與男子之間。而婦人與婦人之間則闕如。我日本之弊俗。無論男子與女子之交際固絕無。即女子與女子之交際亦寂然罕聞也。苟或有之。即爲世人所尤咎。故女子舍親戚眷屬之外。則絕無與別人接者。可不爲文明之歎哉。余今論之。敢乞教於大方之君子。

男女之事。支那人名之爲陰陽。此兩字之義漠然甚難索解。世人強解之曰。陽者剛也。明也。高也。陰者柔也。昧也。卑也。借以爲尊男卑女之口實。其說實謬甚。余今借西洋之格物學明之。男女兩生之性質。如電氣之積極消極（又曰陰電陽電）焉。同名（積極與積極或消極與消極）則相衝。異名（積極與消極）則相引。故男與男女與女接則至情不通。男與女接則愛性相感。此蓋同名相衝異名相引之義也。

夫男女兩生相近之情。非唯人類已也。草木禽獸亦莫不皆然。夫禽獸爲群。則雌雄牝牡不離。草木成林。則陰陽相伴。其兩生相接。必和鳴樂舞。發長滋茂。莫不禽獸尙且如斯。而況於

人乎。故於人類男女相接。則必然如春氣之靈。南風之和。兩生之心情悠悠。而殺伐之圭角盡銷鎔也。吾常見上流男子之宴會。苟有婦人與焉。則自然能調和其氣。而殺伐不昇。戲而不亂。話而不爭。融融洩洩。覺不可言之中。自有無限之快樂。男子如是。即推之女子亦如是。直不過一反觀耳。又男子親愛女子之餘。覺女體中有一種蒸氣。莫名其妙之天香。實非真有是香也。乃心所親愛之故。而此香是從心中而發者已。以此觀之。彼女子之與男子相接。想其愛男子之心。亦與男子之愛女子無異矣。此天香又安知不從彼心中生乎。

然則人生至重至大之關係。在於男女之間。合則和。離則慍。由其離合之自由不自由。而生之利害。關于一身一家。非關於人羣之全體。至大至廣也。自古迄今。和指中國漢指中國東洋之學者。未嘗少論及之。附之於等閑。此學者不能免其責矣。

男女相接其情之和。既如彼矣。然則其相離之慍。又何如。試就禽獸觀之。假有百數十頭之生口。試二分其羣。牝自牝。牡自牡。各相同居。其情狀將如何哉。無論其飲食不足也。即使日多與之糧食。然而終不見其樂也。不唯不樂。且必至咆哮相害焉。由彼禽獸而上。至於人之男女。其情無以異也。或統一個人觀之。男子年長而以品行清潔稱者。日本古來之習慣。與婦人交遊者甚少。而又不肯以高潔之身。污於花柳不品之行。既無所自遣。非逃於酒以自害其體魄。則故作身如木石。與世相違。以冒取異人奇物之名。此往往皆然也。故欲求其品

行高潔。而俯仰無愧。其精神洒落。能與世浮沉。非天真異常剛毅之人物不能也。

男與女相離之慘狀既如此。則女與男相離之苦慨亦不堪問矣。試引封建時代諸侯之宮

女例之。無數婦女聚爲一羣。上下無別。稱爲向輿。日本稱宮女爲向輿。蓋謂其不能外出。唯終日徒對闈輿而已。終日靜鎖深宮。

長門永閉。終歲不與男子見一面。交一語。至於談笑遊戲。更不待論矣。然其外貌雖有可觀。

其內之言行。實多醜態。向人前其進退周旋依然優美。而背地此美婦人相群聚于內。其一

言一行之淫醜。有出人意料外者。非唯淫醜而已。其心志陰險獍猛。實乏可人憐之情也。彼

自稱爲一生奉公處女之時。彼選入侍宮中。長成於斯。老大於斯。此種老大處女。或自殘毀。

或罹疾病。有種種之變狀。求其能自樂者實難也。德川之政治二百五十年之久。三百諸侯

之多。其向輿之女能有幾人賢者哉。使或有之。亦鐵中之錚錚者矣。其所以然者。因彼婦人

不得浴男女交際之南風。至使慍無可解耳。

似此男女關係之重大。而古今東洋諸國之學者。不唯置之於等閒而不論及。且皆噤口不

敢言。良可歎也。夫數千年來男女無緣殺之風景。成爲習慣。而人不之怪。今遽揭發之。世間

之耳目必爲之大驚駭。余今日不平而鳴。不憚犯世論之大諱。欲將古教一并說破。而使學

者之心目中別開一新境界也。夫所謂古聖人者。不過出于古代未開之世。不得不應時因

人而立教。其教便利於其時代。故世皆宗之。而名之爲世教。若世漸進開明。則學者當隨時



應人心。而逐漸將此世教潤飾改良。不可死守古人之唾餘而不之變也。夫文明未開之人。猶今之村夫小兒。其心之動甚簡單。無辨別物事之力。如目之所察。祇知黑白二色。遂以概天下之色。以爲不黑則必白。不白則必黑。至於黑白之外。則不知有色也。其心之所區別善惡邪正。亦如是。以爲不善則必惡。不邪則必正。徒定一直線之界。而屈躬守之。至若善惡邪正之間。別有無限之境。則不知也。當時之聖人。故因此而利導之。不得不以極簡單之法論之。如四書所謂道二仁與不仁等說是也。其他如義利君子小人之論。亦復如是。非義則必利。非利則必義。非君子則必小人。非小人則必君子。其義簡單易明。以教未開之人民。則甚適宜也。然今日與古相隔數千百年。時世迥異。仍以其理強世人之趨就。何異以方枘納於圓鑿哉。後世之學者。心如死灰。絕無變機。繩遵墨守。如席石之不可轉卷。推其極端。誤沮文明之進步。實甚。數千年來。評論人之言行。非孝則逆。非忠則賊。其法甚刻。其道至狹。絕無一毫之餘裕。吾每恨之。

古今學者之局量狹隘如斯。故其論男女之關係。亦不過徒用慣語曰。古聖賢夫婦有別。男女異席。千萬年皆固守之。以之勸告於世。若不行之。則稱之爲季世澆漓。蓋此輩之腦中。唯有真正與淫亂兩者之思想。此外則別無所知也。故非真正則淫亂。非淫亂則真正。其間有無限之妙處。皆一概抹煞。此數千年學者之大弊。而人羣之惡事。無不皆由此而生矣。今就

鄙見觀之男女之交際有二端。一曰情感之交。二曰肉體之交。肉體之交。是男女兩生肉體直接之交。其界甚狹。其樂甚短。情感之交。是於男女兩生之肉體外。而別以心情相交者。其區域廣大。其味也遠。其樂也長。夫未開之世。其人智簡單。祇知有形體之顯著者而已。故唯知有肉交一種。及日漸開明。然後知天地生人分男女。於肉交之外。別有所謂情感者。情交遂於是厚焉。夫情交之外面。雖不過如同名之交無異。然其一顰一笑之微。亦有無限之情趣。心匠意繪。如精巧之畫工。遇山水之景勝。感動一片落葉。一塊頑石。其微妙之風韻。在於他人所不知之處也。此男女兩生之間。南風之薰。名之爲情感之交。就情肉兩交觀之。則肉交之劬。劇而狹。情交之劬。廣而長。此二者之重大。皆人間所不可少缺者也。情交肉交之要用。皆男女之天性存焉。但二者不可不看之。古今之學者。坐困於肉交之部內。外則無一毫之餘裕。動則謂防淫。使男女不相近。卽夫婦之外面。亦不許相親。言之於口。而又筆之於書。其妨男女情感之發達甚矣。夫男尊女卑之弊風。不特婦人終沈於憂鬱之苦海。而男子亦同陷於愁惱奈何之天也。此我東洋開化之遲遲。實由學者昧於情交與肉交之區別所致。彼一言一論。遺悞千秋。余故不得已而向和漢之古學。作不平之鳴。情交與肉交。是各獨立而不必相伴。欲明其義。卽細察下等之動物可知。夫禽獸於肉交之外。亦每見其有若情交者。如無論家畜或野生。其雌雄牝牡之睦。人皆見之。或疑其因肉慾

之樂。故自然生其親睦之情。然未必然也。何則。彼禽獸於孳尾既定之餘。肉慾全消。而其親睦仍如故。則非徒肉慾可知。又廐內之畜。同名相處則常有相鬪。而異名相處則輯然和樂。若謂其單有肉交之愛。則舍孳尾之外。彼之親情必衰。其相鬪仍與同名相處無異。今彼不然。則肉交之外必有情感可知矣。禽獸尙如是。況於人乎。

且禽獸之肉慾。皆順天然。其發也有候。其止也有時。不能自破出於天然力之外。若夫人則不然。雖女子之月華。每月一熟。則卵子辭巢。此爲人類發慾之定期。生理學者言。欲知人類進化之度數。與禽獸進化之度數。

祇觀其發慾之期則可知矣。禽獸發慾之期。不過一年一度。而人類則十二倍之爲一月一度。然亦可隨發隨止。其發之易。故禁之亦易。自由自在。

權操之於己。非天然力所能限也。名之爲萬物之靈。豈偶然哉。人之慾可能自禁。而禽獸之慾不可自已。則人之肉慾。必比禽獸較緩可知。故人類於肉慾之外。其情交正綽然有無限之餘地也。古來支那之帝室。有宮女三千之語。日本封建時代。藩侯之蓄婦人甚多。若云以慰肉慾也。則數人足矣。何用此多數爲。顧彼王公之養此許多無用婦人者。非爲肉慾已也。蓋男愛近女。女愛近男。異名相引之性。兩生所山賦於天也。夫人之觀草木之花。尙且悅之。況於男女相見。居然能笑語之花乎。昔男子嘗以解語之花評婦人。吾謂婦人之評男子。若非解語之花。定是有情之松柏矣。兩生相引相悅之情。乃天然之紅花綠葉。比於草木之花。其妙緻不知又增何許矣。此情交之妙處。不關於肉交者也。世人口雖不言。而試一思之。亦

足以自發明之矣。

情交與肉交之異。已言之審矣。今有一理不可不辯者。如古人立貞節二字以教世。而後人遂墨守之。並以姪亂二字爲對舉。不貞則姪。不許有些餘裕。以此爲防姪之法。吾未見其果能防姪也。祇爲人羣之害而已。使數千年來同棲此宇內之男女。不得覲一面。近一步。交一語。嗚呼。男女所爭不過數寸之間。已而無端畫此廣大之鴻溝。以截斷生人之樂。豈不傷哉。德川政治之太年。二百五十餘年之間。人心萎縮。丈夫則貌爲高潔。婦人則爲人間交際所擯斥。弊習所積。牢不可破。我日本何其不幸之甚歟。此謂之人羣之壓制。比之政府之酷法。尤爲甚焉。蓋人羣之壓制。實朝朝暮暮皆令人無一息能自由也。

### 論戰法之變

日本中西牛郎

用兵之道。厥要有二。曰器貴乎利。曰法貴乎精。蓋器不利。則有兵而無兵之用。法不精。則有器而無器之用。器之精粗。一驗即判。但法有精粗者。視其與器稱否。何如耳。與器相稱。斯爲精矣。苟不與器相稱。雖嚴密齊整。亦不足爲精。是故兵器十年而不變。戰法亦可十年而不變。兵器一日而變。戰法亦不可不一日而變也。曩歐洲兵器。創新競奇。層出不窮。而其最後出者。爲後膛鎗。創製此鎗者。爲瑞士名匠。苦心力索二十年之久。始克成之。旣成而始試之。戰者。爲三十二年前之普國。嗣後列國轉相倣效。爭先恐後。而步戰之法。自是一變矣。其初

人但知兵器之變創自普國。而不知戰法之變創於普國也。或知戰法之變創於普國。而不知訓練之變源乎普國也。一千八百六十六年。歐洲有普奧之戰。普國始用新鎗。所謂後膛鎗也。靈捷異常。前此之所未有。普軍以此奏功。長驅進入奧京。使奧從約。此普國霸業之始也。越四年。又有普法之戰。是時兩國俱用新鎗。然普軍連勝。勢同破竹。遂圍法京。使法乞和。此普國霸業之成也。夫彼用舊鎗。此用新鎗者。普奧之戰也。一鈍一利。即謂勝敗在器可也。兩敵俱用新鎗者。普法之戰也。利鈍正等。謂勝敗在器可乎。然列國之環視者。於普奧之戰。早知普用新鎗之外。更有訓練之精。遠過他國。其以爲專在利器者。蓋其初未深詳戰時之情耳。獨至普法之戰。兩國利器足以相敵也。兵數足以相敵也。是以列國咸謂普之將帥。蓋千古偉人哉。凡其平日所規畫者。及施之戰。事無巨細。悉合機宜。又善揣敵情。如指諸掌。此其所以連勝也。夫普之將帥得人。不可誣矣。然至謂其事無巨細。悉合機宜。以此制勝。則未爲確論也。何則。普法之戰。普國將帥所豫規畫。施之此戰。遭事輒違者。蓋才而二三焉。節制紀律。其平日講求。施之此戰。變通化裁者。蓋十而三四焉。此乃當日普國官報明白記錄。而不容疑者也。然則普何以勝。曰訓練之精。此其首也。將帥之能。又其次也。特其可異者。在此訓練之精。不自隊營之間來。乃自學校之中來也。其故何也。夫新鎗之利。三曰施放速。曰射力遠。曰命中精。凡此三者。僅有其一。而殺敵之多。足以十倍於前。況於並具此三者乎。況於

更有及遠命中與是相稱之巨額大礮乎。用此利器。兩敵對陣。固列成隊。相逼接戰。彈丸雨注。無一虛發。須臾之際。數里之間。烏有不伏屍山積流血成河者乎。當是之時。防之之法。但有散隊以戰耳。散隊以戰者。兵士既無隊伍步伐之整。上將指揮號令又有所不及。乃欲使偏裨士卒聽令進退。一如傀儡。殆不可復得矣。而普國之兵獨精銳無敵者。蓋因其士卒有應變之智。有臨機之畧。首尾相應。前後相救。散而不亂。分而不離。變化自在。有如手足耳目之聯成一體。不期相救。是其紀律之嚴。訓練之精。不在將之號令。而在兵之身心也。嗚呼。此豈教養無素頑鈍椎魯者之所得而可望哉。要之舊法者。死訓練也。新法者。活訓練也。求之隊營號令之間。而以爲足者。獨死訓練爲然耳。若乃活訓練不求之學校教養之中。而惡見其可乎。普國學校之盛。夙冠歐洲。其民就學之多。於列國中首屈一指。而其與奧法交戰之時。收良家讀書聰穎之子弟。多在卒伍間。彼其訓練之精。遠過他國者。其不以此也哉。今有國焉。鉅創深痛之後。不惜重貲以購利器。鎗必曰後膛。礮必曰鋼鐵。其於兵務亦可謂盡心焉耳矣。然知器之變。而不知法之變。知訓練之精。在隊營之間。而不知其在學校之中。漫募市井亡賴目無丁字之徒。授之以利器。教之以坐作進退之節。欲以步武普國之強。噫亦難矣。夫太阿之劍。陸斬虎豹。水截犀牛。蓋天下之利器也。執此者。嘗無敵於天下矣。然今執太阿之劍者。人人皆是。則勝負之決。豈得謂在器而不在人乎。此今日練兵第一要義也。



## 告海內女子

時事新報

三十

佐佐木豐壽女史。數年前曾充東京婦人矯風會員。于女子教育之事。頗極留意。近著一論曰。女子教育。世既重之。藉公私或外國人之力。以開置女學校。蓋二十餘年于茲矣。其間屢經盛衰。以至今日。猶未有一定之主義。議論百出。不知所止。昨春以來。時事新報。論婦人權。大獎勵女子。福澤君亦曾著女大學評論。以公行于世。是足以誠腐腸男子矣。發警鐘于婦人社會。睡寤中。凡在女流。宜何如感激矣。且近來各新報記者。又一切學者。宗教家等。論婦人之事。實屬可嘉。毋亦風會所趨。固不得不然之勢歟。夫男子敗德非道。不斷其弊。則破一家之平和。夫妻子女。反目疾視。其流毒必延及一切人羣。恐世界視爲故。然而不之怪。不知虧損國體。殊非細事。余老婦憂之也久矣。不亮孤微。曾於十四年前秋末。與同志謀置婦人矯風會。力欲矯正世之弊風。心實期世人之駁詰。使其理漸明。二十年來。或身親開演說公會。或散布主意書。廣集會員。又發刊雜誌。時婦人伎倆未成。然欲矯而正之。不得不極力發心源之論。乃男子之駁詰猶少。女子之攻駁反多。夫同性女子。久爲男子所蔑視玩弄。至夫婦間。且受不忍言之慘虐。而猶度外視之。如無人身性格者然。彼其好爲駁詰。而不顧正道者。妾不知其何故。畢竟出於嫉妬耳。慨自矯風會成。內外辛苦如此。越兩三年後。醜猥污行之男子。聊有所憚。心竊喜之。然同性等益反抗駁詰。或曰。女子公然出于社會以行事。悖